

铁匠传

张法贵 著



7.5
2

出版社

铁 匠 传

张 法 贵 著

黄 河 出 版 社

(济 南 大 纬 二 路 325 号)

山 东 济 阳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157 千字

1990 年 4 月 第 1 版 1990 年 4 月 济 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5000 册

山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ISBN7—80558—125—8

I · 22 定 价 : 2.5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抗日战争初期鲁中山区铁匠之乡的铁匠庄为背景，塑造了老万民、老万里等老一代铁匠的英雄形象。他们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克服种种困难，机智勇敢地为抗日部队打制武器，深刻地表现了鲁中老一代铁匠的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和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

老万民的长子张国臣与其弟媳春花的奇特爱情贯穿全书；一幅幅鲁中地区风土人情画描绘其中。敌我斗争错综复杂，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这是一部取材角度新颖，题材比较独特，表现手法朴实的作品。

目 录

第一章	除夕盼亲人.....	(1)
第二章	人间不平事.....	(6)
第三章	丧事接踵.....	(12)
第四章	叮咛钟声.....	(17)
第五章	仇人进庄.....	(23)
第六章	旧友重逢.....	(31)
第七章	神圣的责任.....	(38)
第八章	运料夺枪.....	(44)
第九章	哑巴的秘密.....	(51)
第十章	失败以后.....	(56)
第十一章	狮子洞里的枪声.....	(63)
第十二章	喜回庄来.....	(69)
第十三章	鬼子炮楼里.....	(74)
第十四章	狮子街上的人家.....	(83)
第十五章	春花回娘家.....	(92)
第十六章	半夜枪响.....	(102)
第十七章	第一挺机枪.....	(111)
第十八章	拆 散.....	(117)
第十九章	春花扇火.....	(122)
第二十章	李元龙的抉择.....	(129)

第二十一章	山乡婚事.....	(136)
第二十二章	婚事风波.....	(142)
第二十三章	血染铁匠庄.....	(148)
第二十四章	化悲痛为力量.....	(155)
第二十五章	山洞奇遇.....	(161)
第二十六章	春花进洞.....	(169)
第二十七章	追 踪.....	(178)
第二十八章	“林建号”车床.....	(185)
第二十九章	好事多磨.....	(192)
第三十章	同 路.....	(198)
第三十一章	中华儿女.....	(206)
第三十二章	智取山镇.....	(216)
尾 声		(226)

第一章 除夕盼亲人

除夕之夜降临到二百多户人家的铁匠庄。

这个庄祖辈上叫张家庄，座落在高高的胡山脚下。因为，除了几家富户外，几乎全庄人都以打铁为生，人们便管它叫铁匠庄。叫得久了，竟想不起原来的庄名了。

山里人把古历的除夕之夜叫大年五更，在他们心目里，这大年五更永远是个神圣庄严的时刻。传说在这天晚上，天上的百神都要下界视察，看看人间又出现了些什么不平之事，又有哪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在做孽。这样的夜晚，人们是万万放肆不得，也是万万忽视不得的。假如有谁无意中冒出一句不吉利的话来，轻则受到合家人的谴责，重则遭到半庄人的咒骂。

这里的习惯是，除夕晚上家家吃大米饭炖鱼。再穷的人家也要买上两条鱼。为的是取这个“鱼”字的谐音，意思是说，上一年日子过得有余头。

饭前家家要放几挂爆竹，在响脆的爆竹声中请回阴间的老祖来家过年。

夜幕一降临，照庭就开始了。先是从国子门上开始，接着是国子门下，一直发展到狮子街，前后不到半个时辰，家家门前便点燃起谷秆草。整个山庄顿时被照得通明一片，在火光中晃动着大人孩子们欢快的身影。

这照庭也有个说道。正因为除夕晚上百神下界，人们点

照得通明一片，让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无处藏身。照完庭院，人们便回到家里品尝着早就买好的糖果点心，这叫作守岁，守岁要守到天明。五更时分还要吃顿水饺，吃水饺前又要大放一阵爆竹。

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铁匠庄在外头打铁的铁匠们，在年前大多平安回来了，钱赚多赚少，似乎没人去计较。

然而，直到照完庭吃完饭，庄上还有两户铁匠没有归来。一户是山兰子的丈夫张国仁，另一户是张万民和他的三个儿子。这两户人家住在狮子街外，都是下关东打铁的。

大家都习惯地管张万民的老伴称万民婶子。五十五岁的万民婶子从小吃糠咽菜长大。过门后生下四男一女。闺女两岁时叫白血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四个儿子在苦水中长大成人。由于操劳过重，万民婶子鬓发灰白，折皱满脸，身上骨头比肉多。她领着最小的一个儿子和两房媳妇在家度日，过小年那天接到丈夫从关外捎来的口信，说爷儿四个都平安无事，年前准赶回来。从那就盼望丈夫、儿子回来。可直盼到这大年三十晚上，也不见亲人们的踪影。

万民婶子不知上观音庙祷告了多少回，小儿子国村不知往庄外跑了多少趟。一家人个个焦躁不安，心急如焚。听着外面辞旧迎新的鞭炮，万民婶子不由地想起昨晚上那场梦——她梦见在漫坡里一只斑斓猛虎向她扑来。一时她没处藏也没处躲，只得大声呼救。这一呼救，不仅没叫来人，反倒引来两条恶狼。进是虎，退是狼。正在她进退维谷的时候被吓醒了，睁眼一看才知道是场恶梦。下半夜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总觉得好象要出点儿什么事情。爷儿四个到现在还不回来，难道真是应了那场恶梦么？

万民婶子真有点儿不敢再往下想了。

过了年五更，小儿子国村就迈进二十岁了。他天生是个哑巴。十哑九聋，国村的耳朵也不好使；十哑九巧，他也应了这话。小伙子不但会做地里的活路，也会干家里各种各样的零杂碎活儿，还会打铁。他能扇一手好火。扇火时只见他一只胳膊拉着风匣杆，另一只胳膊使着火钳或火钩，姿态优美，动作干练。那红的、白的、兰的火苗，均匀地从炉坑里长出来，烧熟圆的、方的、偏的钢铁。掌钳的人锤着他烧的钢铁，不觉得软，也不感到硬，不感到太生，也不觉得太熟。真是火候适宜，质地正好。依着老万民，也带着这老四下关东去打铁，碍着老伴儿高低不应，才把他留在家里。

虽然国村不会讲话，可是，从他那一边“哇哇”乱叫，一边做出的手势上，一家人都明白，他是多么盼望爹爹和哥哥们快回来啊！

老大的媳妇和老三的媳妇，妯娌俩相差三岁，娘家都是本庄。两房媳妇都还没有孩子。老大媳妇前不久因为出了点事儿，被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得抬不起头来，没脸儿见人。尽管这样，她那颗热切盼望亲人归来的心还是如烧焦了一般，坐立不安。

她觉得，今年的除夕之夜好象格外的黑暗。天上的星星就象鱼下籽似的越来越密，越来越亮。村南家庙里透着暗暗的灯光，村西老君祠里传出一两声钟鸣，更给她那焦忧的心增添了几分痛苦。

五更之前都要包饺子，家家户户响起一阵阵轻细的擀面竹子声和均匀的切面声。传说，除夕之夜常常有丢饺子的人家。还说，如果丢了饺子千万别言语，仍然要拿着原来摆饺

子的空帘往锅里倒，再盖上锅煮，一会儿再掀开锅盖，就会发现开水里浮着一层雪白的饺子。

万民婶子家的饺子早就包好了，而且没丢一个。可是谁也不想去煮，更不想吃。不说也明白，他们都想等着亲人归来后吃顿团圆饭。

狮子街上的人家过年就是心盛，不到五更，第一家鞭炮声就响起来了。接着就象受了传染一般，一家又一家地响起来，到高潮时全庄就如炒豆一般响个不停。

放爆竹的说道更多——有的说是为驱秽气，驱穷气，驱邪气；也有的说是为迎新春，迎福气，迎财气。那么，今年的爆竹声将会迎来什么呢？恐怕铁匠庄的人们此时此刻是难以猜测到的吧！

一阵爆竹声响过之后，庄里便是一片沉静。在沉静中人们开始吃饺子。有的家里，拿出几个铜钱分别包在饺子里，谁吃到就预示着吉利——在新的一年里不是升官就是发财。

此时此刻，万民婶子一家闷闷地坐着，谁也不提煮饺子的事。最后，老三媳妇打破屋里的死寂问了一句：“娘，你饿了吧？”

万民婶子摇摇头。

老三媳妇又问大嫂：“你呢，大嫂？”

大嫂也轻轻地摇了摇头。

万民婶子望着三媳妇道：“煮上两碗吧，也好给老祖上供。”

老三媳妇答应一声，去扎开封着的土炉子，坐上砂锅。没过一会儿功夫，便煮好了一锅饺子，先盛出三碗摆在家谱前。老大媳妇又换了一柱香。望着那一缕缕上升缭绕的清

烟，一家人的眼里都噙满了晶亮的泪水。

“娘，你吃两个吧！”老三媳妇把剩下的一碟饺子放在婆婆面前。

万民婶子把饺子推到小儿子的跟前。哑巴看着饺子打手势，那意思是等着爹和哥哥们回来一块儿吃。

万民婶子向他作个手势——“你爹和你哥哥他们这会儿怕是回不来啦，你快吃吧。”

哑巴明白了娘的意思后，在自己胸前攥了攥拳头，又指指自己的肚子，摇摇头，再指指自己嘴巴……

大家全明白了——那意思是：我爹和我哥哥一定会在今晚上回来的，而且还会带回来好多好多的钱呢。他们不回来，我一个饺子也不吃。我肚子里一点儿也不饿……

婆婆和媳妇们强忍着眼泪。

三媳妇又让嫂子吃，嫂子也说不饿，把盘子又端到婆婆面前。

四个人就这样你推我，我推你，半天盘子里的饺子也没少一个。

“啪啪啪……”外面又一阵爆竹声响起来，这是人们在接财神爷。

万民婶子一家盼不回来亲人，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接什么财神呢？他们闷闷地坐着，只有哑巴一会儿跑出去一趟，来到村外观音庙前，朝着山外茫茫的黑夜傻望上一阵。

两房媳妇再也忍受不了这痛苦的煎熬，各自回到自己屋里，含泪合衣睡下了。万民婶子见了也不去责怪他们，给灯添了添油自己也上了床。只有哑巴，看样子如果亲人们不回来，这一宿他是既不吃也不睡，决心等到天明。

黑洞洞的夜笼罩着古老的山庄，笼罩着一切，也笼罩着这善良的一家人的心头……

第二章 人间不平事

万民婶子和两房媳妇正在朦胧中，突然被哑巴的一阵叫喊声惊醒了。哑巴先是扑进北屋站在母亲面前，一边哇哇地大叫，一边比划着。还没等母亲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哑巴又闯进三嫂屋里来同样比划一阵，叫喊一阵。三嫂终于明白小叔子的意思了，急忙下床向屋外跑去。当她跨出院门时，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打迎面传来：“你们还没睡下呀？”

老三媳妇借着屋里射出的灯光细看一眼，啊，是下关外的回来啦！她急忙朝北屋喊道：“娘，我爹他们回来啦！”喊完忙去接下爹手里的东西。

万民婶子和老大媳妇从屋里奔出来，她们象做梦一样惊喜地打量着站在天井里的亲人。

万民婶子挨个儿捧着儿子的脸看。

老三媳妇在一旁提醒：“娘，快叫俺爹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万民婶子这才如梦初醒，赶快让老头子和儿子们进北屋，问：“老三呢？”

还没等老万民回答！大儿子在一旁插话说：“我三弟还在后头呢。”

两房媳妇忙着扎炉子，烧水。

直到这时，万民婢子才发现老头子身后还站着的一个陌生的妮子，问：“这是谁家的闺女？”

老万民如实地回答：“在路上拣的。”

于是，众人把目光一齐投向那个站在晃沓里的小姑娘，见她有十二、三岁的样子，灯光下映出一张圆圆的小脸儿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条一尺多长的辫子垂在脑后。虽然她走进了一个从没有迈过的家门，可是从神色上看，她似乎并不感到怎样陌生。借着昏暗的灯光，她正在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屋里的摆设哩。

老万民向老伴儿和儿媳妇们叙说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济南换车的时候，他们发现在铁轨上躺着一个小妮子。老万民急忙上前抱起来，见孩子已经昏过去了。他摸了摸她的心口窝儿，似乎还有一口气。估计不是饿晕了，就是病倒了，忙给她找来一杯水，把她救醒过来，接着又给她两个馍馍吃下去。肚里有了食儿，孩子渐渐地有了精神。老人家问起她的身世，她才说出来，她的小名叫灵妮儿，老家住在关外一个屯子里。爸爸、妈妈和哥哥都叫扫荡的日本鬼子杀害了，那天她幸好在野外拾柴，才逃了一条小命儿。

上哪里去呢？家被烧了，亲人没了。趁黑夜她跑进车站，爬上了一列货车。就这样，她才来到济南。她没有想到，太阳落下去，天下到处都是黑暗。济南虽说已没有日本鬼子了，但有像日本鬼子一样的坏人。车一到站她就让车站上的红帽子警察抓住了。他们硬说她是小偷儿，抽了一顿皮鞭就把她锁进黑屋子。过了一天一宿，警察才打开门。因为又冷又饿，孩子早已昏过去。她是怎样趴到铁轨上的？她自己就不知道了。

老万民听完孩子的诉说，含着泪水道：“咱们都有一肚子仇和冤，妮儿，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跟着我回章丘去吧！”

灵妮长这么大，头一回碰着心肠这么好的人，她一下跪在老万民的跟前，大声叫了声“爹……”

就这样，孩子随老万民来到了铁匠庄。

万民婶子一辈子最盼的就是膝前能有个闺女，看着这乖巧的小妮儿倍觉怜爱，不禁上去抚摸着她的发辫儿，泪汪汪地说：“孩子，你的命好苦啊！”

老万民指着老伴儿对灵妮儿说：“妮儿，这是你干娘！”

灵妮儿唤了声“娘，”急忙跪下来给万民婶子磕头。

万民婶子指着老大媳妇和老三媳妇：“这是你大嫂，这是你三嫂。”

灵妮儿向大嫂和三嫂行礼。

三媳妇征得娘的同意，开始煮饺子了。

白生生的饺子在滚水里漂浮着，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老三媳妇先盛了一碗放在公爹面前。

万民婶子看着丈夫问：“老三咋还没回来？”

老万民怔了一下，不自禁地擦了擦眼睛，含糊不清地说：“别，别等他啦，一会儿他就来……”

万民婶子怀疑了，突然抓住老万民的胳膊，大声地问：“你把老三给我丢到哪儿去了？”

老万民半晌不语。

万民婶子越发怀疑了，她一连迭地追问着丈夫。

老二突然扑到娘的怀里，哭着说了实话：“娘，俺三弟

在关外叫日本鬼子杀了……”

就象一声晴天霹雳把三个女人一下给震懵了。老三媳妇手里的盘子“啪”的一声落到地上。万民婶子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待老伴醒过来以后，老万民含着悲愤的泪水讲述了三儿子被害的详细经过。

原来老万民领着三个儿子打铁的地方是关外通肯河畔的一个小镇——伦河。这个小镇不算大，但是人烟却比较稠密，街道上还繁华，光章丘人开的铁匠炉就有三家。日本鬼子在镇上成立了伪警察署，警察署里住着鬼子小队长金滋。有一次，金滋来到老万民的铁匠炉，盯着老万民，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语问道：“你的，会不会打这个？”他指指挎在自己腰里的洋刀。

老万民要过金滋的洋刀，仔细打量一遍，又还给金滋，一股豪情溢满胸膛，不慌不忙地说：“太君，这种洋刀让我们章丘铁匠来打，那是再容易不过的。”

金滋充满兴致地说：“你的会打，大大的好，我的，钱的大大的有！”

老万民喜形于色地点点头，说：“好吧，请太君五天后来取刀。”

其实，老万民揽了这宗活儿倒不是想给日本鬼子效劳，他是想趁此机会显耀一下中国章丘铁匠的高超手艺，让小鬼子们瞧瞧，你们洋人用机器干的玩艺儿，我们中国人用手工照样能干。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五十八岁的老铁匠施展出全部技艺，精打细磨，没用上五天功夫就打出一把铮明雪亮的“洋刀”。

金滋来取刀那天，正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中国北方人过小年的日子。喝得醉醺醺的金滋来到张万民的铁匠炉，接过洋刀左瞧右看，不得不连声称好。

金滋看了一阵，说了阵日本语。翻译告诉老万民：“太君要试刀——砍最硬的东西。”

老万民回手拿过一根筷子粗细的铁条擎在手里。金滋一刀砍下，铁条随即分成两截。

金滋又比比划划，翻译告诉老万民，太君要试试软的。

老万民伸手指指门外的挂马掌用的木桩。

金滋一挥刀便将一根碗口粗细的木桩拦腰砍断。

金滋狂笑几声，又说了几句日本话。翻译告诉老铁匠——太君要劈个人头试试。

老万民还以为鬼子小队长在跟他开玩笑，摇摇头，说：“这里可没有人叫你试刀！”

翻译用日本话把老万民的意思说给金滋。金滋左右看看，猛地转过身去，对着正抱着风匣扇火的老三发出狂笑。

老铁匠还把自己当成有功之臣，怎么也没想到金滋会向他的儿子下毒手。

金滋指着老三，忽然转回头来盯着老铁匠问：“他的什么人？”

老万民答：“太君，这是我的三儿子。”

金滋点点头，又把老三上下打量一番，突然，随着一声吼叫，那把由老铁匠亲手打制的钢刀从他亲生儿子的头顶一直劈到前胸，鲜红的热血溅满一地……

听到这儿，万民婶子和老三媳妇又一次哭昏过去。

万民婶子醒过来后，一边撕打着老头子，一边喊叫：

“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

一家人悲愤的哭喊声把个喜庆的大年五更搅得一片凄惨。此时此刻，那些下界来专门儿巡察人间不平之事的诸路神仙，也不知道听见这撕肺裂肝的声音没有？

万民婶子一家可怎么过这个年呢？

老万民揪着自己的衣襟，懊悔不及地说：“都怨我没把洋鬼子的黑心看透，都怨我糊涂啊……”

大家伤心地哭泣了一阵，红肿着眼睛分别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这里的风俗，孩子们长到七、八岁，就要和父母分开居住。就是再穷，也要想法让他们自己住一间房。灵妮给老三媳妇领走了，聪明的孩子一直陪着这一家人哭，进了老三媳妇的房间，却停住哭声，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说：

“三嫂，别哭坏了身子，我们还得活下去呀……”

老三媳妇一把搂过灵妮，反倒哭得更凶了。

只有哑巴坐在娘的屋里一动不动，显然，他是等着三哥回来。刚才，大哥无论怎么向他比划，他都不相信三哥会死去。没办法，只得不管他，任他等着。

因为受到严重的打击，万民婶子的神经一时失常了，叨叨起来没完没了。从老三生下来到老三长大成人，又从老三长大到娶亲成家，一一都说到了。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又说一阵。

一路上的颠簸和折磨使老铁匠又晒又乏，他早就糊糊涂涂地合上眼皮，进入梦境之中了。

第三章 丧事接踵

老大张国臣和媳妇回到西屋来。两个人谁都不想先开口。

国臣借着昏昏的灯光偷瞅了媳妇一眼，发现媳妇比他离开家时瘦多了。因为瘦，那双眼睛也就显得更大了，那道鼻梁也显得更高一些了。

“洗洗脚吧！”媳妇把一盆温水放在丈夫面前。

老大提过一只杌扎，脱去鞋袜洗着脚，还是不住地瞅自家媳妇。

媳妇不大自然地说：“总瞅俺做啥？”

老大“嘿嘿嘿”地傻笑了两声，也没说话。

媳妇往他身边靠了靠，摸着 he 肩上的一块补丁，问：“这是谁给你补的？”

老大如实回答：“关外一个大嫂子。”

媳妇弯下腰仔细看了看，称赞说：“针脚挺密实的，好针线活儿！”

在她弯腰看补丁的时候，正好一缕头发脱下来，落在他的脸上。他顿觉得一股芳香扑鼻。此时此刻，因为一家人都处在极度的悲痛与哀愁之中，虽然见了久别的媳妇，但他也无心思过于亲近。

媳妇等丈夫洗完脚，替他泼了洗脚水，又去灌烫壶。这是一只锡烫壶，还是老大临走的时候，在相公庄集上让锡匠